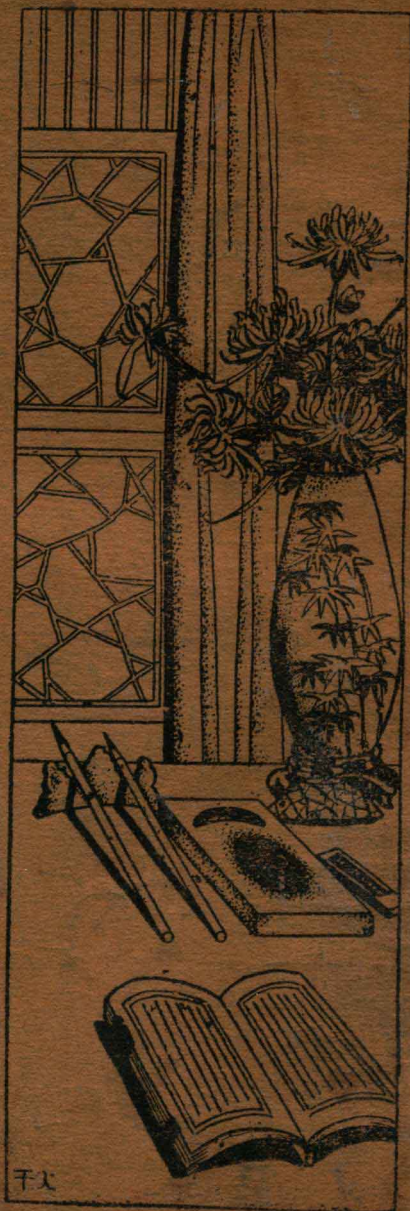


二日安詞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四版

二晏詞

全一冊定價大洋七角

編者 巴 龍

發行者 啓智書局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不
准翻印
所有權
有印

二晏詞序

前言

——巴龍——

晏家父子詞，是包含着珠玉詞和小山詞兩種。珠玉詞是晏殊的大手筆，小山詞是晏幾道的結晶品。晏殊和晏幾道恰好是父子倆，我把他們倆的併在一起，其動機並不在這一點上；我覺得珠玉和小山的風度，韻緻，爲使讀者更明瞭的起見，有把他併在一起的必要。

先說晏殊：

這是一件很苦的事，在這一篇很短的小序當中，要想把晏殊

序

怎樣成其爲晏殊，珠玉詞是怎樣的成其爲珠玉詞，很不容易辦到。我這裏只能說個大概的輪廓，詳情如何，還要讀者自尋分解。

晏殊並不是落魄之人，也並不以風流自賞的名士自居；他完全是個達官貴人，是個貌欲莊嚴的洵洵然儒者。我想最好先把他的略史來說一說，以見文藝的獨在性。

晏殊字同叔，江西撫州臨川人。（公元九九一年——公元一〇五五年）七歲能屬文。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，眞宗召見，與進士千餘人，並試庭中，殊神氣不懾，爰筆立成。帝異之，賜進士出身，使盡讀祕閣書，每有所言咨訪，率用寸方小紙問之。繼事仁宗，尤加信愛。受帝皇特遇之知，歷居顯宦要職，官拜集賢殿學士，同中書門下，平章事，兼樞密史。後以疾歸，留侍經筵。

及卒，帝臨奠，猶以不親視疾爲恨，特罷朝三日，贈諡元獻，一時賢士大夫，如范仲淹，歐陽修等，皆出其門，擇壻又得富弼楊察。

看了上段小史，知道晏殊的一身富貴，是由『神童』二字而來。我們或者可以認定，唯有晏殊才有珠玉詞，這樣，我們是錯誤的，我們會把他看做像詞人柳耆卿一般的才子，像放蕩唐寅一般的才子。若說晏殊不是才子，他何以在少年時代，即聲名華藉呢？他的政治上的成功，卻明明白白是由才字而來啊！晏殊是才子，可謂無疑義，然而不是像世俗所說的一般的才子，而且是反的，宋史上有這麼一段：——

『殊性剛直，奉養清儉。文章瞻麗，應用不窮，尤工詩。閑

雅有情意。晚歲，篤學不倦。」

可見殊性剛直，自非才子所宜，然則『唯有晏殊才有珠玉詞』的謬見，不攻自破了。

我們認為晏殊是有才而不能稱為一般的才子。明白這一層，我們可以進而說晏殊詞。

我說到這處，是要證明文藝的獨在性，雖以晏殊之瞿然爲一儒者，顯宦，也不能逃脫了這個文藝的獨在性。

原來「綺艷」，「輕盈」的描寫，『感情』『幽美』的內含，這些都是詞底文藝的獨在性。如果晏殊不喜作小詞，那還罷了！否則怎樣會逃脫這個圈圈呢？

晏殊說他自己不慣作『拈絨伴伊坐』的小詞，他的兒子晏幾道

也說過『先君平日小詞雖多，未嘗作婦人語也。』這些，是他們父子的門面語。道學先生的假排場。其實晏殊的一本珠玉詞，真是字字綺艷，句句輕盈，用不着爲之諱言的。

他的結果爲什麼如此呢？固然是因爲文藝的獨在性關係；但還要值得追說的，是他的詞直接由五代而來。

詞的獨在性，本以綺艷，輕盈爲拿手，感情，幽美爲擅長，但五代的詞還要青勝於藍，超而上之。此五代詞之所以爲人詬病者在此，爲人極端欣賞者亦在此。若以詩論詞，則詬病者，自有其詬病之理；若以詞論詞，則欣賞者。亦自有其欣賞之處，我們現在是說詞，所以我們的主張，與其詬病，不如欣賞。

且看陸游說：

『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；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，此事之不可曉者。』

再看王士禎說：

『五季文運萎敝，他無可稱。獨其所作小詞，濃豔隱秀，聲金結繡，而無痕迹。』

宋承五季之後，濃豔的加重描寫，自是宋人所不免，所可惜者，『文章一代不如一代』，雖以宋人之認真追逐，但終不能逼肖西子，拾其餘唾而已！

北宋拾五季之餘唾，當以晏殊爲首屈一指，其學五季處捨其子幾道外，能差與較者，亦寥若晨星可數。

五季詞傳留者，有花間集尊前集二書，晏殊之所承者，尤在

花間集，花間集所錄存者，共有十八家，此十八家之外，晏殊所最好者，當爲馮延巳，其詞與延巳似處亦多。

馮延巳字正中，本爲彭城人，唐末，移居新安，官南唐左僕射同平章事。有陽唐錄，存詞一百十九首，補遺七首，其詞頗具『思深詞麗，韻逸詞新之概』今舉四首，以見一般：——

『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。閒引鴛鴦芳徑裏。手按紅杏蕊。

門鴨欄杆獨倚，碧玉搔頭斜墜。終日望君君不至，舉頭聞雀喜。』——謁金門。

『莫道閑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

河畔青蕪堤上柳，爲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滿

袖，平林新月人歸後』。——蝶戀花

『小堂深靜無人到，滿院春風；惆悵牆東，一樹櫻桃帶雨紅。愁心似醉兼如病，欲語還慵；日暮疎鐘，雙燕歸來畫閣中。』——羅敷豔歌。

『馬嘶人語春風岸，芳草綿綿；楊柳橋邊，落日高樓酒旗懸。舊愁新恨知多少，目斷遙天；獨立花前，更聽笙歌滿畫船。』——羅敷豔歌。

單看以上四首詞，可知道他詞逸韻新，極溫存綺豔之能事了。

徐執詞苑叢談上說：

『馮氏之詞，典雅豐容；雖置在古樂府中，可以無愧。』

不但此也；我們單看他的陽春集，我們可以感覺到馮詞雖爲花間之續，但與南唐二主同科，『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，與中後二主詞，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不錄其隻字也。』——見王國維著人間詞話——此晏殊之作，有近似馮延巳，也可說是時會乘乎其間了。

劉攽的中山詞話上說：

『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，其所自作，亦不減延巳樂府。』懂得這句話，才可以說能讀珠玉詞。但是我們還得要明白，晏殊雖然是好延巳詞，其作品亦有近延巳處；但不可說晏是專一味的模倣馮詞，只能說馮詞影響於晏詞甚大，才是穩當。晏詞有晏詞的獨在處，晏詞有晏詞的風格。請讀他的珠玉詞，便會知

道，無庸繁述了。

同時我們對於珠玉詞也有不滿處。我們覺得珠玉詞是爲做詞而做詞。拿現在一句通行的話來說，是爲文藝而文藝，並不是表現自己的生活力。看看滿紙的珠玉詞，無非是些綺豔，風情，優美有詩意而外，實在找不出『可以言』，『可以詠』的地方在那裏？什麼『無情不似多情苦』，一寸還成千萬縷，天涯地角有窮時，只有相思無盡處。』——見珠玉集玉樓春——這些都不過蘊藉語罷了！有什麼可以言的地方？就是他全集中，比較可以找出來，也沒有什麼可以直得稱道的情感。且看：

『時光只能催人老，不信多情；長恨離亭，滴淚春衫酒易醒。
梧桐昨夜西風急，淡月朧明，好夢頻驚，何處高樓雁一聲。』

——採桑子

就拿這首詞講，可以說是全集中最淒豔處，然而這種淒豔是內在的淒豔嗎？恐怕也不過是爲淒豔而淒豔罷了！爲淒豔而淒豔，沒有內容，沒有含蓄。沒有內容，沒有含蓄的淒豔，好像喫珍饈美味一樣，味盡於口，決不能像聽由丹田之氣，發出來歌唱一樣，可以繞梁三日。

這一點，關係珠玉詞的成就很大，我們也不勝要感嘆一句：『犁牛之子梓且角』了！

且看小山詞吧：

晏幾道字叔原，號小山。他是晏殊的第七子。他的一生，是很平凡的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，不但是沒有他父親顯赫，就是他

在社會上的聲望，也不及他父親那樣來得動人。這似乎是他的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但又不然，他在詞上的收穫，卻反因為這個不幸，而益加豐了。

雖然他同他的父親，都是師法花間集，詞的風度，韻緻，與他父親同出一格，不相上下；可是他的造詣，比他父親要深得多。

普通一般人，以爲小山不及珠玉，這種耳食之論，前賢都可免。江西通誌上恭維他，『以爲有臨淄公風』，這是崇仰晏元獻之功業語，而不是論晏幾道的小山詞語。我們且說小山詞，何以勝於珠玉詞呢？我們看以下的真憑實據：——

『夢入江南煙水住，行盡江南，不與離人遇。睡裏消魂，無

說處。覺來惆悵消魂誤。欲盡此情書尺素，浮雁沉魚，終了無憑據。卻倚鯢絃無別語，斷腸移破秦箏柱。——蝶戀花。

『墜雨已辭雲，流水難歸浦。遺恨幾時休？心抵秋蓮苦，忽淚不能歌，試託哀絃語。絃語願相逢，知有相逢否？』——生查子。

『小令尊前見玉簫，銀燈一角太妖嬈。歌中醉倒誰能恨？唱罷歸來酒未消。春悄悄，夜迢迢，碧雲天共楚宮遙。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。』——鷓鴣天。

『哀箏一弄湘江曲，聲聲寫盡湘波綠。纖指十三絃，細將幽恨傳。當筵秋水漫。玉柱斜飛雁，彈到斷腸時，春山眉黛低。』——菩薩蠻。

『夢後樓台高鎖，酒醒簾幕低垂，去年春恨卻來時。落花人

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蘋初見，兩重心字羅衣，琵琶絃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——臨江仙。

上面五首短詞，不過是在全集中任意摘錄的；單拿這幾首詞講：像蝶戀花，生查子的哀感；鷓鴣天的佳緻；菩薩蠻，臨江仙的清麗，俱皆臻上乘。像這樣合哀感，佳緻，清麗爲一身，珠玉集上當然自較遜一籌了。

毛子晉最能欣賞小山詞的，他在宋六十名詞汲古閣的刻本小山詞後面說：

『諸名勝詞集，刪選相半，獨小山集直逼花間。字字娉娉嫋嫋，如攬嬌施之袂，恨不能起蓮鴻蘋雲，按紅牙板，唱和一過。』這一點，到與珠玉詞同工，珠玉小山同師法花間，而不爲花

間所囿，此乃直剖取其心，而不襲略其皮毛，故其造就有如是者。

且其擅場的本領，還不僅此。

我們知道周美成是善能運用詩句作辭藻的；但小山詞也是一樣的，具有此絕大的本領。

黃山谷說：

『叔原樂府，寓以詩人句法，精壯頓挫，能動搖人心。上者高唐洛神之流，下者不減桃葉團扇』（見黃山谷小山詞序。）

且看真實如何：——

『家近旗亭酒易酤，花時長得醉工夫，伴人歌扇嬾妝梳。

戶外綠楊春繫馬，牀頭紅燭夜呼盧，相逢還解有情無？』——浣